

文

章

辨

體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五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傳

孟子荀卿列傳

漢司馬子長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

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

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
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
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
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
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
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
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
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
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
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之徒各著書
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
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闕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

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離龍粟炙轂過堯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有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乃道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有卿廢國家蘭陵今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入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莖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劇子之言魏有谷樞蓋地方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董仲舒傳

班固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長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其或言元其固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密

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云云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虜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

爾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少橐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䟽諫爭教令國中

所居而治及出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

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贊
曰劉向稱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
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
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
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
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
源所漸猶未及庠游夏而曰筦晏不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
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黃憲列傳

宋范蔚宗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
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
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
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

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違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表閔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鄙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曠然真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

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五柳先生傳

晉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每有意便會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恠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結穿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及汲於富貴極其言斯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圻者王承福傳

唐韓退之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

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葉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鏹衣食餘三
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
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
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
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
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
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
吾不敢一日捨鏹以嬉夫鏹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
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
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
焉嘻吾操鏹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
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
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

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
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
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
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
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
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
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
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
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
也過少其學揚朱之道者邪揚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
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
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齊
其生之欲貪祿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

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大學生何蕃傳

大學生何蕃入太學者二十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

葬死者之無歸來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
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
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
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
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
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遑也天將
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
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
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跡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
於邠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
而生已而果然明跡八世孫翫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

術能匿光使物竊姪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
郭者曰婉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
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
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
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
其毛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
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
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
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
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
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
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
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

隨其人雖見廢棄終然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
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
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止休方罷穎與絳人陳
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
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
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書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
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
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
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
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
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援中
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

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頡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僕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華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

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搔搔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纒字而幼孩遂而鷄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食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間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專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

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二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蓋官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

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彼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續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聚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

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覲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繆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

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六一居士傳

宋歐陽永叔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

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闕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仕者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壞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

矣復何道哉

趙延嗣傳

石守道

今三司副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
一老乳母內無兄弟外無期功強近之親無宅一區無田一廛
以爲養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詔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
之負擔霜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十年如一日事三孤女使
其女與同處延嗣未嘗至其門初寓於宋三女既長延嗣走京
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微之因發聲哭哭止具道趙氏之孤且
手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
學慕古人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
汝遠矣二公因爲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爲婿長
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
次並適地由貢外郎張君文萬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

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爲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獲爲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隣家女投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蕪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矣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爲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倅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爲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

無名公傳

邵堯夫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九餘暇閑往閑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吾未嘗不爲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不易禳性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湯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爲儒口未嘗不言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

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緝緝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脩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暮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蒞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私遺焉惟他人忍之我弗忍也毋因是請而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

嫁是使妾幸父表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
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
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
妾下才以先人之靈幸有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
以是自誅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
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
瀆貨死則己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親率之
人如維繫之械繫之尚有濫狀相望恭賤辱者為不少矣卒惟
無作焉有如曹氏專脩父志而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
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原篤存固賢
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干與名

謝翔傳

洪武胡仲中

謝翱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贏於財父銓居喪哀毀人稱其孝
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
宋相文天祥忙走江上適海至閩徽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
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海遂參軍事天祥將戰閱廣至潮陽統
執朝臣民間流離久之聞行抵勾越多聞鬪故文族而王監簿
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
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
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夙時永康吳思齊
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士遂供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
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猶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
走吳會東入鄞適蛟門臨大海所至處徹流泮晚愛睦州山水
游七里湖登巖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心學石歌曰魂歸徒
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未焉今有囑焉會歌已失聲笑人

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
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翱率其徒游焉願即此爲
葬地作許劒錄及翱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
方鳳葬我許劒之地鳳聞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
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
受業焉同郡黃潛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
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
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毋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爾
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
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富移不爲
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媯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播紳學者問翱時
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翱有晞髮集鳳

有嚴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翺集備焉其辭隱其指微
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書之鄣
江任士林稱翺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行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唐韓退之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
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
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
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
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
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
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德裕如
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

來曰唐之復土墮取回紇力焉約戰無稍馬跪入轡戰猶不足
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典之言自我之復土墮
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揚不既多乎爾之馬歲
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
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
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
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
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
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
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
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等相請
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於此之亂
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

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甚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平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

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
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
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
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
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
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
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
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
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
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
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
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
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

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攬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

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郟三軍緣道譴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濙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太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三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廡下挾弓執劍以湏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祭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

真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真外郎
支度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
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
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
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
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真外郎
楊於陵來弔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
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
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郭闕道謹呼公來之初今
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
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
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
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

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解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解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拜太常議謚牒史館編錄

段太尉逸事狀

柳子厚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貲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

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柰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嫠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柰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此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大

尉曰吾未哺食靖假設草具既會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踰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大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謔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孰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謔謔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謔謔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番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謔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

者毅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謀雖暴抗
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
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常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
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
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
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
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
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豳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鄴
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伍首拱手行
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史
非偶然者會州刺史陸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
或恐尚逸隊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六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謚法

周公謚法

惟周公巨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法遂叙

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名謂謚號民無能名曰神

不名一善下俱本注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曲靖民則法曰皇靖安平易不訾曰

簡不信皆錢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尊賢貴義曰恭尊事賢人仁義歸

往曰王民性歸之敬事供上曰恭恭奉也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也尊賢敬

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執應八方曰侯所施行入方應之也既過能改曰恭言自

賞慶刑威曰君四者執事堅固曰恭正不移從之成群曰君民從

愛民長弟曰恭順長揚善賦簡曰聖所稱得人先禮御賓

曰恭

迎待

敬賓厚禮曰聖

禮厚於

比親之闕曰恭

德以

照臨四

方

方曰明

以明

導賢讓善曰恭

不專已善

威儀悉備曰欽

威則可畏

經緯天地曰文

道成其

大慮靜民曰定

道成其

德行不墜曰定

行一

學勤好問曰文

行一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思樹

道德博聞曰文

無不

純行不墜曰定

行一

學勤好問曰文

行一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不耻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不耻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不耻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不耻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不耻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不耻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不耻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不耻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不耻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不耻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周愛親族溫柔好樂曰康好豐年協時肇厚曰孝協如秉德不回曰

孝順於德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合民安樂曰康富而執心克

莊曰齊能自布德執義曰穆穆純資輔共曰齊資輔佐中情

見貌曰穆性公甄心動懼曰頃甄精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

以敬慎曰頃疾於昭德有勞曰昭能勞柔德安眾曰靖使安

聞周達曰昭聖聖恭已鮮言曰靖恭已正身而無背曰平無

罪寬樂令終曰靖性寬執事有制曰平不任威德剛武曰

剛剛亂布綱治紀曰平施之彌年壽考曰胡也由義而濟曰景

而用義保民耆艾曰胡七十曰艾耆意大慮曰景也疆毅果敢

曰剛強於仁義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追補前過曰剛勸善以清

白守節曰貞執志固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大慮克就曰貞

能大慮非恒然不隱無屈曰貞無私疆毅執正曰威無中闕土服遠

曰栢正定治典不殺曰祁秉常克敬動民曰栢敬以大慮行節

曰孝言成其節關土兼國曰栢兼人故治民克盡曰使克盡能思辨

衆曰允別之使各有次好和不爭曰安少斷行義說民曰元民說道德

純一曰思道大而德一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良何以始之大省兆民曰思大親

民而不殺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聖善周聞

曰宣開謂所聞善事也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兵革亟作曰莊以數征行

見中外曰慤表裏如一圍克服曰莊通邊圍狀古述今曰譽立言

勝敵志強曰莊不撓昭功寧民曰商明有死於原野曰莊非嚴

難死克殺秉政曰夷手政不屢征殺伐曰莊以嚴安心好靜曰夷

不奕政武而不遂曰莊武功不成執義揚善曰德稱人之善柔質慈民曰惠

知共性慈仁短折曰懷懷未六十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述義不克

曰丁不能成義夙夜警戒曰敬敬身急戒夙夜恭事曰敬敬以有功安民

曰烈以武立功象方益平曰敬法常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通德合善

典法曰敬非敬何剛克爲伐曰翼伐功剛德克就曰肅成其敬使爲終

思慮深遠曰翼好遠也執心決斷曰肅言嚴外內貞復曰白正而

始不生其國曰聲外家不勤成名曰靈在本性不未家短折曰

殤未家死而志成曰靈志事不愛民好治曰戴好民死見神能

曰靈有鬼不曲禮不愆曰戴無亂而不揜曰靈不能以短折不

成曰殤有知而好祭鬼神曰靈清鬼神隱拂不成曰隱括改其

性極知鬼事曰靈聽敬之不顯尸國曰隱以聞見美堅長曰隱

美過殺戮無辜曰厲賊良官人應實曰知能官懷恨遂過曰刺

是日很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不思念愛曰刺忘其愛年

中蚤天曰悼年不早孤短折曰哀早未知凶年無穀曰荒不務

好變動民曰躁數移外內縱亂曰荒家不治不悔前過曰戾知

不好樂忌政曰荒遙於聲樂怙威肆行曰醜肆意在國遭憂曰

愍仍多望遏不通曰幽病慎在國逢難曰愍逢兵冠早孤鋪位

曰幽鋪位則禍亂方作曰愍勤長亂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使民

悲傷曰愍時政柔質受諫曰慧以虛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名

實不爽曰質不爽相德正應和曰莫正其德溫良好樂曰良其言

人可好可樂施勤無私曰類無私惟慈和徧服曰順能使人皆思慮

果遠曰明自任多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吝於賜與曰愛言

滿志多窮曰惑自是者必危身奉上曰忠險利思慮不爽曰

厚不差而得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好內遠禮曰煬朋淫於家克

威惠禮曰魏雖威不怠政外交曰攜恃外交也去禮遠衆曰煬

教誨不倦曰長以道疏遠繼位曰紹非其次第肇敏行成曰直

始疾行成彰義揜過曰堅明義以內外賓服曰正言以正華言

無實曰夸誣好廉自克曰節自勝其逆天虐民曰抗背逆之大好

更改舊曰易變故名與實爽曰繆言名美愛民在刑曰克道之

齊之法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除殘去虐曰湯亂而不損為靈隱

哀也景武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

僂柔克爲懿履正爲莖有過爲僖施而不成爲宣惠無內德爲獻治而生肯爲平亂而不損爲靈由義而濟爲景餘皆象也

序論

鄭樵

法之爲謚者取一文耳非有說也謚法行而其說紛紛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輿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賈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謚而釋以已說集而爲法也故蘇氏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謚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甚多是皆爲謚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揉無足取也惟沈約之書博採古今銓次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

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前人所不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也胥也實尊卑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爲謚未之敢聞也若帝王可以爲謚則天子亦可以爲謚矣若公侯可以爲謚則卿大夫亦可以爲謚矣若師長可以爲謚則父兄亦可以爲謚矣無義之談莫此爲甚經幾百年間而後蘇子闢之堯取累土以命名舜取穠華以命名禹取於獸湯取於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是非已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爲謚未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敢後焉謹條其可用者二百十謚分爲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廣無事乎說之繁庶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大者

後論

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

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中也規矩本爲方圓設而非豫爲小大劑量硬制器者範圍於此况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通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用曰勇可也奈何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曰哿可乎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闕于四門曰穆可乎傳曰季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曰武何義也詩序曰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而云持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至於終始如一者則謂之終爲人所渴望者則謂之渴於義安乎取竝后匹嫡之義而爲

竝取牝鷄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爲索是可用乎千百年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斷無以爲非者

謚議

晉太宰何曾謚議

秦玄良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人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鞠躬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實壞人倫之教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三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

實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民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彊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昴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諱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繆醜

晉賈充謚議

賈充無子舍宗放弗立而以異姓外孫韓謚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鄒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鄒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之親而絕祖宗之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為荒

唐文貞楊綰謚議代答蘇瑞駁議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叙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

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斃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周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况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為簡適見清節及夫載覆其餗公鷹大任任職日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啓悟而責之乎若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

子以爲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執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按禮曰文不耻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求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天緯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玷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且取坦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

扶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耻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條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青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爲文貞也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

唐丞相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誼謚議 獨孤至之

呂誼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誼參其論在台司齟齬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爲荆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歛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爲主戮陳希昂按申大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來荷推轂受脤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務人和如誼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起

濁流者難俟清整禁絲者難爲工諷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狀
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叛癸嗚聚之盜而楚入到于
今猶歌詠之其識略必有過人者雖欲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
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形容請
謚曰肅謹議

駁議呂諷

奉符令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諷昔事先
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扈蹕靈武忘軀
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彌諸
神人其嘉謀嘉猷獻可替否之迹入則造膝出則說辭溫樹不
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
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
事失入時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

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爲之省所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雷
電之威聖朝行寬大之典者繫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
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爲務故相
國房公瑄故吏部侍郎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
門侍郎杜公之蒞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
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
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善
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
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也戡兵和衆令行禁止埏
績爲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
而曰在台司覲覲無匪射之節者乃扶瑕掩瑜之論非中適之
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
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

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曰
忠肅謹議

重議呂誣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誣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庶政群
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判
門之政爲人由已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
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者著有司之職
也其閱實訟猷在未執政之前疊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
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
肅謹按舊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
定謚則有司存延辯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說並
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

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與缺之恪德臨事審命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濼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積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審正稱貞則失其狹

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徧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爲疊爲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者烈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徧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符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所出何品式請具回示謹當以爲按據若患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爲謚如讖獄綬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

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毋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故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誣之從政也威能開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賓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以來以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叅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重議郭知運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

隱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况帝王殊塗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某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爲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征鎮者率多起屠販皂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爲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誣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内外文武具條之先悉蒙

恩錫或音徽又殊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歿代遠近爲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拆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衽是懼矣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况夫謚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觀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爲歿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動苟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豈以其子之存亡爲請謚之可否竊稽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謹議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祚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群司考正儀典以承蒼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曾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爲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歐陽文忠公謚議

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罷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
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
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覽六經群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
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
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爲章句聲
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
愧於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爲最多如太師真可
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韓愈
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宜以文謚更持衆
議曰太常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諫爭當
加獻爲文獻無已則忠爲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議曰
文獻豈犯廟謚固不可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常參天下政事
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

繼體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
兩宮間迄于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
所斯隱不肯曲意順俗以求自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
不避人之怨誅徂疾亡身履危以爲朝廷立事坊謚法道德博
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爲當典以狀授清臣
爲謚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
不從遂謚文忠謹議

淵穎吳先生私謚議

洪武宋景濂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
是則太者固圍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衛糞乎天地品裁六度叶
相三靈敷陳五典開道四德何其非文之所爲而所謂文者非
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爲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爲文譬
之於木經其厚幹者數文其柯條者數安可以岐而二之也自

史氏失職以類故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
弊而失之有善無遺矣有如長卿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
明才猷允茂激六藝之芳潤爲一代之文英莫述之勤汗簡者
積於詩書則料分脉絡而探其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
蘊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而極其言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
斷藻績所及無物不華注如長江峻如蒼嶽激如雷電和如春
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之不可羈觀其潛志
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尋常不振之論皆
不足闢其藩垣而遂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生學子愈三經
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謚曰淵穎

六門人金華吳濂等謹議